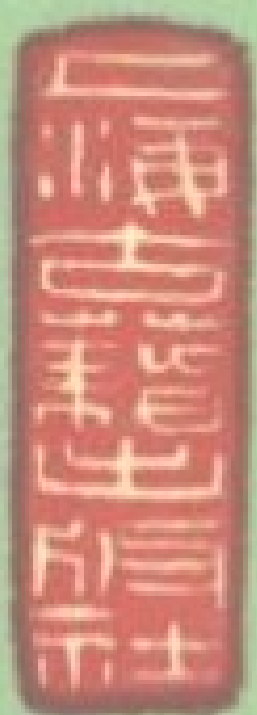


珂雪齋集

中



〔明〕袁中道 著

doc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珂雪齋集

〔明〕袁中道著
錢伯城 點校

珂雪齋集

中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珂雪齋集卷之十

傳心篇序

心者何？卽唐虞所傳之道心也。人心者，道心中之人心也。離人心，則道心見矣。道心見，則卽人心皆道心矣。見道心故謂之悟，卽人心皆道心則修也。悟到卽修到，非有二也。聖賢之學，期於悟此道心而已矣。此乃至靈至覺，至虛至妙，不生不死，治世出世之寶藏焉。而世謂儒門無此學術，奉而歸之於禪，則大可笑已。有宋諸儒，雖所見不同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也。世間高明之士，所以輕宋儒者有故。心體本自靈通，不借外之見聞。而儒者爲格物支離之學，其沉昏陰濁莫甚焉。心體本自瀟灑，不必過爲把持。而儒者又爲莊敬持守之學，其桎梏拘攣莫甚焉。世間之大知慧者，豈肯米鹽瑣碎，而自同木偶人哉？宜其厭之而趨禪也。

然以此概諸儒焉則過矣，周茂叔、程明道、邵堯夫輩，實是悟向上一路，未易可測也，朱晚亦入悟。國朝白沙、陽明，皆爲妙悟本體。陽明良知，尤爲掃踪絕跡。兒孫數傳，盜翻巢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穴，得直截易簡之宗，儒門之大寶藏，揭諸日月矣。閑日哀爲一集，使欲悟堯舜之道心者，從此路入，不必求頓悟於禪門也。

劉玄度集句詩序

子瞻與介甫同遊蔣山，介甫指案上硯，共集句。子瞻卽朗吟曰：「巧匠鑿山骨。」介甫不能續，乃曰：「且趁天色，窮覽蔣山之勝，不須作此冷淡生活。」時同遊二客背語曰：「荆公因人伎倆，今日頓盡。」予謂子瞻亦機鋒偶觸，令齒牙間得利耳。使有所以應之而復角，吾亦不能保其後如何也。集句政自難。一咄嗟之頃，而倒腹笥，以冀一遇，要令宮商合調，如出一手，卽子瞻猶難之，況介甫乎？

吾友劉玄度，少時卽與予作忘形友。應試入郡，則同寓君章宅畔。每月夜，坐大墀上，譚或至達旦。自是十數年，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，甫一戟手，卽隱隱有譚勢。拉至空處，風雨波流，娓娓數百車，遂無一字重者。蓋予退而心服玄度之慧也。凡慧則流，流極而趣生焉。天下之趣，未有不自慧生也。山之玲瓏而多態，水之漣漪而多姿，花之生動而多致，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，故倍爲人所珍玩。至于人，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，同耳目而異心靈，故隨其口所出，手所揮，莫不灑灑然而成趣，其可寶爲何如者。

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，初聆其譚，久之讀其文如其譚，久之讀其詩如其文。又久之，而觀其滑稽慢戲之詞，溢於詩文之餘者，其天趣正爾橫生。今年復出閩情集句七十首示予。予曰：此蘇子瞻、王介甫所難者也。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，而知玄度不盡乎！

南北遊詩序

有一時，卽有一時名士，以爲眼目，若鳳麟芝菌，爲世祥瑞。無其人，則國家之氣運，亦覺闐然而無色。夫名士者，固皆有過人之才，能以文章不朽者也。然使其骨不勁，而趣不深，則雖才不足取。昔子瞻兄弟，出爲名士領袖，其中若秦、黃、陳、晁輩，皆有才有骨有趣者。而秦之趣尤深。吾觀子瞻所與書牘，娓娓千百言，直披肝膽，莊語謔言，無所不備，其敬而愛之若是。想其人必風流蘊藉，如春溫，如玉潤，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推服已也。

予友陶孝若，淡泊自守，甘貧不厭，真有過人之骨。文章清綺無塵全氣，真有過人之才。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，若水光山色，可見而不可卽者。以故中郎於諸君子中，尤敬而愛之。其詩風味，亦近似中郎，蓋染香潤露，有不言而喻者。予嘗比之於秦太虛，中郎亦以爲然。孝若年尙壯，精于舉子業，獨不肯數入場屋，曰：蓬首垢面，項帶竹簍子，如弄蛇兒，容頭過身，非丈夫所爲。以故至門牆，復不于不入者屢屢。最後爲廣文，自謂嘗鼎一臠，非

欲充腸，能具八口饘粥，卽飄然矣。甚矣，孝若之能自貴也！予今年若不得意，已買得一舟，自拚入舟中，泛泛瀟湘、龍如間。孝若少涉宦途，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。

蔡不瑕詩序

詩以三唐爲的，舍唐人而別學詩，皆外道也。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，漸近唐矣。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。然倡始者，不效唐諸家，而效盛唐一二家，若維若頌。外有狹不能收之景，內有鬱不能暢之情，迫脅情境，使遏抑不得出，而僅僅矜其殼率，以爲必不可踰越。其後浸成格套，眞可厭惡。後之有識者矯之，情無所不寫，景無所不收，而又未免舍套而趨於俚矣。

僕束髮卽知學詩，卽不喜爲近代七子詩。然破膽驚魂之句，自謂不少，而固陋朴鄙處，未免遠離於法。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，間有一二語合者。昔吾先兄中郎，其詩得唐人之神，新奇似中唐，溪刻處似晚唐，而盛唐之渾含尙未也。自嵩華歸來，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。天假以年，蓋浸浸乎未有涯也。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，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，皆過矣。近姪子祈年、彭年，亦知學詩。予嘗謂之曰：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，然後下筆。切莫率自矜臆，便謂不阡不陌，可以名世也。夫情無所不寫，而亦有不必寫之情；景

無所不收，而亦有不必收之景。知此乃可以言詩矣。

近日蔡不瑕氏，偶至篋簪谷論詩，且出近作相示。不瑕清夷恬澹，胸中無半點塵俗氣，故其爲詩，妍妙春融。不瑕年甚少，卽未窮其變化，已自具詩人丰骨。山中清寂，取漢魏三唐諸詩，細心研入，合而離，離而復合，不效七子詩，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，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，則善矣。

花雪賦引

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。有作始，自有末流；有末流，還有作始。其變也，皆若有氣行乎其間。創爲變者，與受變者，皆不及知。是故性情之發，無所不吐，其勢必互異而趨俚。趨於俚，又將變矣。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，法律之持，無所不束，其勢必互同而趨浮。趨于浮，又將變矣。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。夫昔之繁蕪，有持法律者救之；今之剽竊，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。此必變之勢也。

變之必自楚人始。季周之詩，變於屈子。三唐之詩，變於杜陵。皆楚人也。夫楚人者，才情未必勝於吳越，而膽勝之。當其變也，相沿已久，而忽自我鼎革，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，烏能勝之。湘中周伯孔，詩文抒自性靈，清新有致。近以花雪賦示予。予嘆曰：

湘水澄碧，赤岸若霞，石子若樗蒲，此騷材所從出也。其中孕靈育秀，宜有慧人生焉。其人皆能不守故常，而獨出新機者，有首爲變者，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，而褻裳從之矣。伯孔其一也。伯孔所作賦，秀潤淹雅，多出新意，不同世匠。

予少時亦喜作賦，然每成，輒慚慙不敢出，其不如伯孔遠甚。中年欲作兩京賦，以揚厲本朝之盛，竟爲舉子業奪去。今漸老矣，此願終歸荒廢，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，伯孔其努力成之。守其必不可變者，而變其可變者。毋捨法，毋役法爲奇，無徒嘲詠花雪，作不磊落事可也。

王伯子岳遊序

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于山水，予少時知好之，然分于雜嗜，未篤也。四十之後，始好之成癖，人有詫予爲好奇者。昔吾村有老人焉，一日不醉，則目眩手戰，皇皇若疾。夫此老人者，豈誠慕荷鍤漉葛之美而效之哉？疾病所驅，勢不容已。予之于山林也，亦若是而已矣。自中郎去後，雖有游興，幾同流波之曲。

今年夏，晤伯子于仲宣樓下，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己。予始嘆世無無耦者。伯子每遇名勝，卽欲移家居焉。已而遍遊吳越，凡吳越之佳山水，無不躡其幽遐。予雖好遊，



常以冗奪。而伯子遊履所至，常淹留歲月，以濟其山水之欲，則其清勝之韻，不啻數倍于予已也。夫以朱陵之勝，近在楚國，予屢欲往，終不果。而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，涉洞庭之危波，直造祝融、迴雁之上。所至爲詩以紀之，模寫煙雲，幾與七十二峯爭奇較麗。則伯子之于山水，予直當北面而師之，又不當以雁行請也。近日從衡嶽歸來，客居花源，寄予霞上之什。予取而讀之，始自媿游履之隘，揮灑之拙，而且幸禽尙之世有其人也。故喜而書數語於其首。

助道品序

山水之樂，能濯俗腸；飛仙之語，能損塵機；厭苦之情，能動離想；盛衰之感，能陳幻理；鬼神之狀，能興冥懼。有一於此，皆可存之，觸目沃心，漸除熱惱。不論唐文梵策，正史稗冊，有見卽人，都無紀律。惟繁華之旨，進取之篇，朝家事故，不入雲霞；俗情是非，有點松石。自有流布，姑從刊落。自萬曆丁未爲始，日有增加，動遊靜止，無息不陳。道人之樂，孰有加焉。

阮集之詩序

國朝有功於風雅者，莫如歷下。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，力塞大曆後之竇。於時宋元近代之習，爲之一洗。及其後也，學之者浸成格套，以浮響虛聲相高；凡胸中所欲言者，皆鬱而不能言，而詩道病矣。先兄中郎矯之，其意以發抒性靈爲主，始大暢其意所欲言，極其韻致，窮其變化，謝華啓秀，耳目爲之一新。及其後也，學之者稍入俚易，境無不收，情無不寫，未免衝口而發，不復檢括，而詩道又將病矣。由此觀之，凡學之者，害之者也；變之者，功之者也。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，而力變之，爲歷下功臣。後之君子，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？每以此語示人，輒至河漢。惟吾友阮集之，深相契合。

集之才甚高，學甚博，下筆爲詩，本之以慧心，出之以深心，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，予甚心折焉。大端慧人才子，其始也，惟恐其出之不盡也；其後也，惟恐其出之盡也。集之束髮爲詩，亦屢變矣。至是雖不爲法縛，而亦不爲才使。奇而不囂，新而不纖，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，而大有功於學中郎之詩者也。夫昔之功歷下者，學其氣格高華，而力塞後來日濫觴之病。今之功中郎者，學其發抒性靈，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。有作始，自宜有末流；有末流，自宜有鼎革。此千古詩人之脈，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。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，微

集之其誰與歸？

石頭上人詩序

石頭初作詩，步趨唐律；已晤中郎，始稍變其故習，任其意之所欲言，而不復兢兢盡守古法。世之譽者半，毀者大半，而石頭不屑也。予聞而歎曰：石頭真不朽人也。天下之傳者，皆有意於傳者也，一有意於傳，則避世譏彈之念重，而精光不出矣。今石頭之集具在，其精光燦人目睛者，豈文人學士所可及耶？彼其視世間之毀譽，如飛蚊之過于前，而不能爲之動也。巖頭云：「一一從自己胸臆中流出，蓋天蓋地。」有旨哉！

記二十年前，與中郎同會石頭於維揚，彼此論禪不契，遂大罵而別。今又會於都中，故人零落，伯修、中郎皆下世，昔之罵者，相視而淚數行下矣。嗟乎！石頭之學問日進，而予則日以退。石頭能不棄而復罵予，予肯作罵會耶？近又讀四悉堂詩，采中郎之意，而更變化之。予且惡自見其詩，則予之日以退，豈獨禪哉？信乎石頭可不朽矣，而予亦當附之以傳，故述數語于首，使後世知序石頭之詩者，公安袁小修名中道也。

余給諫奏議序

古人謂人才當以氣節爲主。予謂以氣節名，非士君子之得已也。節持於氣，氣也者，如火然，發而莫已其燄者也。昔子輿言養浩然之氣，而猶龍氏則云專氣致柔。若一主剛，一主柔者。不知天下方波流茅靡，其氣餒甚，故子輿欲其伸也。天下方囂凌諍角，其氣張甚，故猶龍欲其詘也。此但以氣之主與客論，非以剛柔論也。顧天下世道之責，不屬於委靡之小人，而屬於二三剛毅之君子。惟爲君子者，其氣激而不平，名根太重，成心不化，以至龍戰玄黃，其害孔亟。然後知猶龍之論，爲切骨之譚也。

瑤圃先生有擔當天卜之才，而其氣足以鎮之。寄鋒刃於沖粹，藏光芒于希夷。初試爲令，治行爲天下第一。既入諫垣，遂能言人所不能言，言人所不敢言，而不言其不必言。舉是非磨戛之譚，一切泯之，甚得風議諫諍之體。人知其言之切當，而不知其氣之平也。其養之者素矣。養其心于至虛至靜，而氣受節焉。毋抑而陰，毋亢而陽，蓋具中行獨復之資，而學問足副之。所謂有德之言，其發脈如此其深長也，豈取辦于臨時也哉！居恆謂今日論諫，亦極難矣。昔人與諷而少直。第所謂諷者，亦必上下相覲，機神偶合，其轉移之妙，蓋有出于唇吻之外者。而今釜鬲若此，則諷果可用耶？上之人，方且以此嘵嘵者別爲一曹，

以力與之勝，卽蒙死竭知，究竟歸於不復省覽而止。如唐陸敬輿之時，天下之安危禍福，捷于反掌，故激切之說可行。而今有其機而無其形，無可怵而有可玩，總弁髦視之矣，卽直亦何所用也。諷直之道兩窮，憂憂乎若水投石，奈何哉！先生于此際，以不容已之心，而持其敢言之氣，爲徑爲宛，隨機而發。不起念于人我異同，不植根于毀譽是非，雖未必見諒于君父，而決可無愧於幽獨矣。先生其真有道者耶！

昔蘇子瞻以諫鳴于時，其愛君憂國之疏，可謂激切矣。已而自云：此制科人之習氣，比之于時鳥候蟲，譬如雷鳴震驚百里內，草木開發，而寂然卒歸于無有。若子瞻者，其度量遠矣。先生居禮垣，知無不言，舉朝號爲通達國體，而退然常若不足。且曰精誠不能動，而存此嗶嗶者何也。彼其視氣節爲何物，而肯留之胸中也哉？然予等則謂先生之奏疏，獨存子輿氏所秉之正氣，而盡化猶龍所黜之客氣。不激不隨，名根盡祛，成心不有，其氣節本于性術。如是是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者，存之以爲一代不刊之書可也，又何必襲焚草之故事乎？是爲序。

吳表海先生詩序

先兄中郎之詩若文，不取程于世匠，而獨抒新意。其實得唐人之神，非另創也。然學

之者，往往失之。蓋中郎別有靈源，故出之無大無小，皆具冷然之致。近時惟成安吳表海先生，初學歷下諸公之詩，無一語不肖者。久而厭之，偶見中郎詩，嘆曰：「此實先獲我心！」遂棄去舊習，盡抒其意之所欲言，采中郎之意，而變化之。夫抒其意之所欲言，亦已至矣。此非詘夫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。言有盡而意無窮，古人謂水中鹽味，色裏膠青，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者，卽三百篇不多得也，漢魏十九首庶幾近之。盛唐之合者不數人，人不數首，而況中晚乎？才人致士，情有所必宜，景有所必寫，倒困而出之，若決河放溜，猶恨口窄腕遲，而不能盡吾意也。而予予，而囁嚅，以效先人之顰步，而博目前庸流之譽，果何爲者？予觀表海先生郢中詩，及近日捶鈎諸作，是真能抒其意所欲言者。顧情境有所必達，亦有所必汰，如江發岷山，萬派千流以赴峽；而峽山常束而堤之，使無旁溢。故先生之詩，雖不盡受法於三唐，而亦不濫觴於宋元，所謂採中郎之意，而變化之者此也。

嗟乎，先生與中郎之同者，豈獨詩哉！中郎神情超卓，不受世之纏糾。而先生亦頡頏于世，獨往獨來，不與俗爲俯仰。此其骨同也。中郎去吳時皆貸而後裝，而先生自居官以來，守其素業，其去郢也，蕭然無異寒士。此其操同也。中郎少有陵霞之致，雖圭組中，亦戀蒼壁清泉。而先生所至，登山臨水，飛蓋躡屐，醉墨淋漓。此其趣同也。有此三者，其發源處，已如水乳之合矣，豈獨詩哉！天奪中郎，不予之下壽，使之登峯造極；而先生來社方

新。古人云：「人不可以無年。」則先生所造，詎有涯也。予辱先生國士之知，讀近作欣然有會于心，故僭爲之引。

崔公超擬十九首小序

三百篇之不能不漢魏也，漢魏之不能不六朝也，六朝之不能不三唐也，三唐之不能不宋元也，變化日新，而其氣日薄。故氣也者，默行于宇宙之間，雖慧人才子，極其力而不能留。十九首者，取漢魏間詩人最合作者，合爲一類，其氣妙得三百篇之遺，所謂一唱三歎，言有盡而意無窮者。吾友崔公超氏，才氣無雙，輒不得意于時，都門無事，取十九首擬之。夫才與時不相耦，而淒怨自生，若秋風之入蘆管，蕭蕭焉，瑟瑟焉，雖公超亦不知妙合至此，眞王仲宣之虎一毛也。予喜郢之有詩人也，故爲識數語于首。

徐樂軒樵歌序

清水丹山之間，有隱君子，姓徐名吉民，別號樂軒居士。居士少業儒，以數試不利，遂去諸生，懷終隱之志。日以種德爲事，周人之急，不啻身有之。依范文正公故事，創義田義塾。諱言人過，喜稱人善。又善蒔藥，故得藥物最眞，凡乞者卽與之，以治病多效。得一奇

方，必普傳於人。凡數百里內，僧刹道院，力可新者，皆竭力爲之。居士雖外託沉冥，而好讀書，所著奇書最多，遇友人佳詩及文字，卽壽諸石。所居近滄澐溪，種樹數十萬株，如雲封霧接。居士跨蹇往來其間，與田夫野老，坐草萊，說耕耘事。手種茗，不啻天池、虎丘。家釀醇酒，清冽異常。居士性不多飲，少飲卽酣暢，任意瀟灑。久之哀集成帙，自號曰樵歌云。

嗟乎，詩之累於應酬也久矣！居士隱於樵，故謝絕一切人間應酬。凡意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，與口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者，居士皆無有。故落筆卽有煙雲之趣，依稀與陶元亮、王無功相似。今春，予由當陽玉泉得晤居士，一見歡然訂交。蓋居士與予友劉孝廉玄度最相知。及玄度之沒也，多方搜求遺集，編次以授予。朔望必奠，譚及必泣，其急友誼如此。樵乎，樵乎，其真有隱德俠骨者耶！後之人讀樵歌，居士之清標逸致，亦可想見其一斑也。

餐霞集小序

以夢爲眞乎？六如之一耳。以爲幻乎？則古之文士，有夢蛟，夢鴛，夢筆，夢錦，而文思奇進者。謂之幻，不可也。願以異夢發藻思者，雕蟲之士宜然。今杜大將軍日章，少以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韜鈴起家，致位將帥，九塞倚爲長城。而忽兆朱霞之夢，豈天下太平未艾，欲公舍弧矢而親筆硯，將以文詞垂不朽歟？抑古之通才，不妨兼長，欲公立功立言，兼而有之，而一洗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譏歟？此其夢非幻也，公亦不作夢會也。公於夢覺之後，藻思日新，遂取「餐霞」以顏其齋，與賓客酬唱其中。久之，哀爲一集。予取而讀之，求所以擬之者而不可得也，則宜莫如霞。

今夫霞，旦暮所常有，人人所共見者也。而變變化化，奇奇怪怪，固不必赤城之所標，閩風之所蒸，而皆有異彩奇葩燦人目睛。至平常，至灼爛；至灼爛，至平常。天下之至文，無以加焉。美哉霞也！觀霞則知公之什矣。雖然，霞之卷舒無常，而天體自如。試於霞外觀之，而後知變變化化，奇奇怪怪，皆雲日映射之氣偶成，而條有條無者耳。古之名將，知此道者，其惟清涼、無礙兩居士乎？噫，予又安得根器如公者，而與之譚此道哉！

牡丹史序

天地間之景，與慧人才士之情，歷千百年來，互竭其心力之所至，以呈工角巧，意其餘無蘊矣。然景雖寫，而其未寫者如故也；情雖洩，而其未洩者如故也。有苞含，卽有開敷；有開敷，又有苞含。前之人以爲新矣，而今視之卽故；今之人以爲新矣，而後視之又故。甚

矣，造物之工巧無窮極也。何以知之？以亳州之牡丹知之。牡丹之盛於洛陽，其種繁矣，其名夥矣，其色爛矣，歷代之所譜者詳矣。以視今亳州之所產，其種其名其色，新故大不相侔也。今且月異而歲不同矣。奇奇怪怪，變變化化，造物者若不能自秘其工巧，以聽人之轉移，而日獻奇貢獻于人耳目之前。以前視今，故者復新；以後視今，新者又故。然則牡丹之變，豈有極乎？

吾友薛公儀氏，少世其家，博學洽物。閒適之餘，方略見于花事，窮其變態，著而爲史。比前輩所譜，又新之新者也。予取而讀之，與公儀晤談者累日，且歎心業畫師，不可思議至此，與造物何與焉。公儀素通禪理，爲予首肯者久之。因漫書于史之首，志不忘云。

程晉侯詩序

詩文之道，繪素兩者耳。三代而上，素卽是繪；三代而後，繪素相參。蓋至六朝，而繪極矣。顏延之十八爲繪，十二爲素。謝靈運十六爲繪，十四爲素。夫眞能卽素成繪者，其惟陶靖節乎？非素也，繪之極也。宋多以陋爲素，而非素也。元多以浮爲繪，而非繪也。國朝乘屢代之素，而李何繪之，至于今而繪亦極矣。甫下筆，卽沾沾弄姿作態，惟恐其才不顯而學不博也。古之人任其意之所欲言，而才與學自聽其驅使。今之人反以才學爲經，而實

意緯之，故以繪掩素，而繪亦且素。然而無色，膩靡而無足觀，予重有慨焉。

新安自伯玉先生能繪其素，而人工爲繪，文章日盛，其究令繪掩素。吾友程晉侯不然，匠心獨造，而不爲才與學所驅使，其殆有靖節之意乎？靖節處于非仕非隱之間，而卒歸于隱。初應辟除，而未嘗逃之；既惡折腰，而未始卽之。彼其于世外澹也，故其爲詩如其爲人。今晉侯跡大類于陶，皆得恬澹之趣者也。故其詩深厚雋永，可以救世之靡靡浮夸者焉，予所以樂爲述也。

于少府詩序

凡天下之易見者，非其至者也。深山大澤，巍巍耳，浩浩耳，而其中蓄泄雲雨，包藏珍奇，無所不有，而卒未常見其所有，所以爲大也。華陽于公某，貳吾郡有年，其守甚嚴，其才甚恃。當是時，公惟留心民瘼，拮据郡政，而未嘗言及詩也。卽闔郡人士，皆知公之爲良有司，而不知其爲詩人也。丁巳秋日，督木至都，晤予，出其所賦詩數百篇見示。予得而讀之，大驚曰：詩人也。詩之爲道，繪素已耳。三代而上，繪卽是素；三代而下，以繪參素。至六朝，繪極矣，而陶以素救之。近日文藻日繁，所少者非繪也，素也。公之詩本于性情，骨色相合，蓋有陶靖節之遺風焉，信乎其爲詩人也。

昔蘇子瞻居杭時，毛澤民爲下寮，偶以選去。一日聆其所作小詞，嘆曰：「郡有詞人，而我輩不知，其罪大矣！」卽遣人追還，與定交，且爲延譽。予不敢望子瞻，公之才豈霄澤民，乃樂道人善，則不敢不心子瞻之心焉。予故極口曰：公眞詩人也。抑公佐郡，治行最著，可以調矣，而久不調。督木之役頻年，徘徊江路，進寸退尺，人之所大不堪者，而公怡然處之，無幾微抑鬱之色。發爲聲詩，和平爾雅，一唱三嘆，公之性情幾于有道者，豈獨詩人已哉！此予以樂道之，而願爲之引以傳也。

殷生當歌集小序

才人必有冶情，有所爲而束之，則近正，否則近衰。丈夫心力強盛時，旣無所短長于世，不得已逃之游冶，以消磊塊不平之氣。古之文人皆然。近日楊用修云：「一措大何所畏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，故耗磨之耳。」亦情語也。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，予規之。其人大笑曰：「吾輩不得志于時，旣不同縉紳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，止此一縷閒適之趣，復塞其路，而欲與之同守官箴，豈不苦哉！」其語卑卑，益可憐矣。飲酒者有出於醉之外者也，徵妓者有出於慾之外者也。謝安石、李太白輩，豈卽同酒食店中沉湎惡客，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？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，不可不辨也。雖然，此亦自少年時言之耳，四十以

後，便當尋清寂之樂。鳴泉灌木，可以當歌，何必粉黛。予夢已醒，恐殷生之夢，尙栩栩也。殷生負美才，其落魄甚予，宜其情無所束，而大暢於簪裙之間。所著詩文甚多，此特其旁寄者耳。昔周昉畫山水人物皆佳，而世獨傳其美人。此集之行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。殷生行年如予，必當去三闈而杖孤藤，模寫山容水態，從予於碧水青山之間。日可俟矣。予淬眼望之矣。酸腐居士袁中道書。

苦海序

人心如火，世緣如薪。可愛可樂之境當前，如火遇燥薪，更益之油矣。若去其脂油，灑以清涼之水，火亦漸息。吾嘗見人閱除書，則進取之念愈熾；睹廣柳，則謀生之意少灰。乃知心隨境變，可用吾斡旋之法。是以修行之人，常處逝多林中，借其無常之水，以消馳逐奔騰之火，此亦調心第一訣也。袁崧好唱挽歌，蓋亦有意。彼慧人也，姑借之以耗壯心，而世目之爲癖，則過矣。

予往馳求多端，妄念不息，取古今詩篇閔生傷逝之語，都爲一集，命曰苦海。當如炎如爍之時，而一歌之。念歲日之無幾，感繁華之不永，霹靂火化爲清冷雲矣。每有斯病，用斯方輒愈。更須廣其傳，以救衆生之熱惱，實檀度中事也，故存之。己酉秋日，鳧史袁中道書。

于舟中。

龍湖遺墨小序

昔蘇子瞻爲人，性無忤害，樂道人善，宜無軋於世矣。而當時惡之者，直若甘心焉而無罪。其後萍飄嶺海，僅得生還。訊所以致禍之故，多不可解，豈亦命數適與之會歟？龍湖先生，今之子瞻也，才與趣不及子瞻，而識力膽力，不啻過之。其性無忤害處，大約與子瞻等，而得禍亦依稀相似。或云二公舌端筆端，真有以觸世之大忌者。然歟，否歟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，自宿州符下之後，半入蛟宮。其臨池揮灑之餘，爲人藏於複壁者，猶不能保。直至宣和之世，上章道士指爲奎宿，然後始弛蘇文之禁。當龍湖被逮後，稍稍禁錮其書，不數年盛傳於世，若揭日月而行。則本朝之寬大，與士大夫之淳厚，其過宋朝也遠矣。諸刻之餘，其隨意遊戲楮墨間，往往祕藏於小友之篋，若夏道甫所貯種種，尙未經人耳目者，真可寶也。

道甫客西陵，與龍湖來往最久。此老以嗔爲佛事，少不受其訶斥者，而待道甫溫然，惟恐傷之，則道甫爲人可知。蓋龍性雖不可馴，而見人一長，卽抽揚不容自己。如予之龔疎，尙憐而以國士遇之，況道甫乎！昔子瞻集行，而巢元修、王子立、子敏、潘邠老輩，皆得

託以有聞於後世。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，若予之名姓，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，則予亦不可謂不幸也。因喜而爲之引。

福井先生集序

蓋予少時，誦福井先生詩，而知其爲才人也。已得先生疑菴諸集讀之，而後知先生爲學問中人也。先生少具穎異之才，下筆數千言立就。安世嘿識，世叔強記，殆無以過焉。顧其所爲歌詩，不唐不宋，直據其意之所欲言，蓋無心於雕龍繡虎之名，而獨一其志於學。乃先生之學，不浸淫於二氏，而一稟緇林爲繩尺。又親見當時之聚徒講學者，徒鸚鵡其舌，質之生平，如鏤冰畫空，都非眞實。故一一具諸履踐，以其身爲圭璋。乃世或曰先生晚達，蓋功名富貴中人也；或曰篤行君子也。皆非也。當江陵相公盛時，先生與爲布衣交，溫蠖其跡，而潔白其心。以先生爲介也耶，則每計偕往來平津邸中爲上客，卒未常畏其薰轅，急逃之以爲高。以先生爲通也耶，則其指日回天之勢，稍暱就之，功名可唾取。而先生白首乃得一第，浮沉郎署間，竟未常獵取一班一級以沒。彼時與槐柳齊列者，見馮子都、王子方輩，作刺刺可憐色，而不足以當先生之一盼。春蠶腐鼠，豈堪點其胸次。蓋鷗機雖忘，龍性難馴，不可得而親疎榮辱，先生于道也幾矣！

昔子瞻有言：「人生如國手碁，末後略贏數子，便是勝局。」先生少時，侏僚不遇，人或有賈島孟郊之嘆，而晚年不墮用世之志，竟取青紫。馬文淵所云「窮且益堅，老當益壯」者，非先生烏足當之。先生著作甚富，其涉於風雲月露者盡汰之，獨存數種，而以疑菴名其篇。夫疑者，悟之因也。昔楊慈湖於學大悟一十八遍，小悟不計其數，蓋屢疑而屢悟也。故儒門之學，慈湖最爲光明。先生以疑自居，非苦心於學者，烏足知之，則先生於道已深矣。先生之孫世臣，從游中郎先兄之門最久，極得其沾衣霧露之潤，是不媿先生之箕裘者。手持是集示予，予略述其梗概歸之。若先生行事之蹟，具中郎邑乘中，已有虎頭傳其神矣，茲不復贅云。

劉性之孝廉詩序

予每至沙頭別館修業，則常與性之偕。予性在動靜間。一月內，常以其半沉思苦誦，抄書校書；以其半飲酒看花，調馬泛舟。性之伺予動則去，伺予靜則來。性之蓋生而靜者也。性之築室水畔，日以讀書構文爲事。凡此中舉孝廉者，多逐逐居間以自潤。性之獨絕足不詣公門，天性孝友，且以其身爲珪璋。故江陵稱文行兼至者，必首性之。

一日，過我園中，爲予大書「讀書萬卷，種竹千株」八字，弈弈飛動，大有米南宮筆意。予

向知其能文，不知其妙于書也。又一日，出一箴，寫己詠懷詩數首，步趨唐人，清冷悽惋有致。予向知其能書，不知其嫻于詩也。予偶過其書室，見架上緗帙爛然，其案頭子史等書，皆逐字丹鉛，訓釋精核。予向以爲性之直涉獵以資筆鋒耳，又不知其沉酣古史，博洽大雅之若斯也。天下士豈易知哉！無論性之之才之學，深植厚儲，纖毫無所發抒於世，卽其清修雅飭，恂恂然如處子戒衲，而年僅四十，竟以無兒，此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。初，性之眇右目，已左目復病。予見而調之曰：「君非饒于目者，慎之！」久之，萬方醫治，竟不痊。夫文士進取，全賴此阿堵，卽不得志于時，猶借覽矚古今以娛餘年，乃壯歲卽坐長夜中，咨嘆愁苦，殷憂憤鬱，竟至發病而隕，悲夫！

性之旣下世，其友劉孝廉元之輯其遺詩示予。詩雖不多，然文不佻，質不俚，亦可以傳矣。予故悽然爲題此數語于首。性之名安仁，世居江陵沙市，萬曆庚子科舉人。

陳無異寄生篇序

六一居士云：「風霜冰雪，刻露清秀。」以山色言之，四時之變化亦多矣，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，則別有一種勝韻，澹澹漠漠，超於豔冶穠麗之外。春之盎盎，百花獻巧爭妍者，不可勝數，而梅花獨於風霜冰雪之中，以標格韻致，爲萬卉冠。故人徒知萬物華於溫燠之餘，

而不知長養於寒沍之時者，爲尤奇也。由此觀之，士生而處豐厚，安居飽食，毫不沾風霜冰雪之氣，卽有所成，去凡品不遠。惟夫計窮慮迫，困衡之極，有志者往往淬勵磨鍊，琢爲美器。何者？心機震撼之後，靈機逼極而通，而知慧生焉。卽經世出世之學問，皆由此出，而況舉業文字乎？

吾友無異，少遭困阨，客寄四方，益自振。下帷發憤，窮極苦心，發爲文章，清勝之氣，迴出埃壒。若葉落見山，古梅着藥，一遇慧眼而兼收之，固其宜也。然予每會無異于長孺座上，嘿嘿而親之，私自念此非經風霜冰雪之餘，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？古人有言：「能推食與人者，嘗饑者也；賜之車馬而辭焉者，不畏徒步者也。」若畏饑而憚步，則天下事其各爲之，怯爲之，不亦多乎！無異嘗天下之難者也，必無難天下事矣。予以此券無異焉。

鄭水素言序

予友周季清諱廷旦者，江右名士，與予遊于太學，最相知賞，後同舉。季清氣宇，淹雅沖夷，文采豔發，予甚遜之，乃季清則極口稱：「吾有同門友劉大弢者，道人之氣，文人之藻，予不及也。」予問：「所謂門者，何門也？」曰：「塘南王先生也。」予乃謂：「陽明之學，傳之淮南而後，近惟塘南先生悟圓而行方，實爲嫡派，予私淑之久矣。君與大弢同出其門，則臭味

我三人同矣。」然以大弢不卽見爲憾。屬大弢司校予邑，予從漁陽歸，乃獲晤大弢，且讀其文，信矣吾友所云道人之氣，文人之藻者不誣也。叩其學，皆于此道已深入焉。

予乃竊嘆曰：「謝如予者，不是論矣。」季清大弢深入名理，而旁溢爲經生之技，其緒餘耳。乃皆不于公車，而不卽酬，眞可嘆也！一第糞土也，然亦有不可解者。時一學子從旁言曰：「公不見燕賈堅射牛事乎？少時能令不中，今老大矣，正可中之。然則諸公之不卽遇，乃賈堅少年之射，能令不中時也。今射較劣于少時，正可中也。諸公之時皆至矣。」予笑曰：「有是哉！少時才氣太盛，而過其的，容有之。予近與季清文益斂，大弢之文豐約中度，樂纖適宜，詘法伸才之病盡矣，一第何疑！」

今大弢復往鄖水習業，業日益工。又攜予社友伯學諱習魯者以往。伯學才氣，季清之流也，是行也必相與了經生事，而畢力于王先生之學，無俟券矣。

王大根文序

天根與予兄弟，最相知愛，而其好先兄中郎詩文也獨甚，逐字丹鉛，以自賞適。去年試省城，有二三詞客譏中郎詩，以爲不肖唐者。天根嘿不應，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，別抄爲一冊，及書之箠間，以示諸詞客曰：「此類何代人詩？」諸詞客曰：「上者盛唐，次亦不失中

晚。」於是天根大笑曰：「此卽袁中郎詩，諸公以爲全不肖唐者也。公等草草一覽，見有一二險易語，遂以爲中郎病，而其實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，遍讀而深入之自見。」諸詞客乃始稍稍服。

予家居，有傳此事于篔簹谷者，予躍然曰：「世固不乏侯芭矣！」然天根又豈直好之哉，固身有之也。天根喜讀書，下筆爲詩賦，及小言短章，天趣皆奕奕毫楮。^(一)所謂文人之藻，韻士之趣備矣，宜其嗜中郎深也。^(二)昔黃魯直云：「老夫之書，本無法也。但觀世間萬緣，如蚊蚋聚散，未常一事橫于胸中，故不擇筆墨，遇紙則書，紙盡則已，亦不計工拙，與人之品藻譏彈。譬如木人，舞中節拍，人歎其工，舞罷又蕭然矣。」此語極有會。眼前有與言此者，非天根而誰？天根時義，火候已到，如行舟者，百物俱備，支篙以待，風至卽飄然矣。舟中信筆書此，揮灑略有有意，亦狗知之合也。

^(一)近集此下有「且也煙霞成癖，丘壑棲神」二句。

^(二)近集全異，另作「若夫學舉子業，神理色澤，貞幹異藻，交映互發，而屢上不收，真不能無疑于造物。雖然，世豈有才如天根，而長貧賤者乎？遇合固自有時，卽得失亦無足爲天根重輕。

獨中郎之所以自適，與世之所不能知中郎者，別有出于詩文之外，予稍稍得領其緒。俟天根了此一局後，相與商確究竟。夫天根豈汨汨世榮以老者哉？予靜居堆藍山中，引領望之。」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袁長房文序

予生平以朋友爲命，而尤以兄弟中之朋友爲命。自兄弟中之朋友往，而予幾不欲留人間矣，塊處柴紫山中。偶無跡師自匡山來，袖一函示予。發之，則蘄州袁長房寄予書也。中多譚經世出世之事，娓娓數千言。予大奇之。今年予入都門，長房復來訪予，與予言，意致大相合，甚破予岑寂之懷。

蓋予先世，自江右徙蘄黃間。今蘄之近郭，猶有先人釜鬯存焉。溯其本源，長房猶雁行也。意者，天憫予老而寂寥，復賚以兄弟中友朋之樂乎？自是數與往還，得盡讀其詩文，蓋望而知其爲慧業文人也。已復出其舉子業見示。予謂此小技耳，出其緒餘，得時可以駕矣，胡爲穿心出腸，怒鬼噴人，一至此乎！天之生才實難，而吾輩日披剝其華萼，發露其情態，窮極其工巧，暴殄天物不可，而況暴殄天之才乎？以長房之才，天下事何不可爲。願沉蓄之，專凝之，靜俟之而已，此外別有事在。長房饒家學，予不復言之矣。

馬遠之碧雲篇序

不肖少時沉酣於舉子業，不自寶惜意根，持鋒穎以與造物戰，而不勝，始逃之山水間。

蓋六七年以來，不親筆硯，亦不知此道當作何語矣。今年入都，逐隊操觚，覺斷綆枯井，殊無微瀾。惟得冷城舊社友馬遠之文，讀之靈潮汨汨自生，始知天地之名理，與人心之靈慧，搜而愈出，取之不既。蓋遠之爲人，有逸韻，饒俠骨，急友朋，愛煙嵐，故隨筆出之，自仙仙然有異致。所謂一一從肺腑流出，蓋天蓋地者也。夫畫家重逸品，如郭忠恕之天外澹澹數峯是也。世眼不知，乃重許道寧輩金碧山水，不亦謬乎！吾觀遠之之文，鹽味膠青，若有若無，比之忠恕之畫，氣類自同。今欲取合世眼，降格作道寧輩濃膩之筆，吾固知遠之不爲，亦不願遠之爲之也。遠之行矣，試以此語商之同調者。

成元岳文序

時義雖云小技，要亦有抒自性靈，不由聞見者。古人云：「一一從自己胸臆中流出，自然蓋天蓋地。」眞得文字三昧。蓋剪彩作花，與出水芙蓉，一見卽知，不待摸索也。

讀元岳兄諸製，無論爲奇爲平，皆出自胸臆，決不剿襲世人一語。一題中每每自闢天地而造乾坤。予于此道，亦號深入，而不能不心折于元岳，則惟其眞耳。予一晤元岳，見其長身偉幹，鬚髯如戟，聲如洪鐘。與之語，輸瀉胸懷，毫無城府，已知爲天地間奇偉男子，將來事業必能獨抒精光，不寄人領下者，予以其文卜之。夫有眞文章，自有眞人品，眞事